通知

根據最近得到的報告，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由地主家裏清算出的書籍字畫圖帖古董等，或受到毀壞，或當廢紙使用，或賤賣，須知，這是有關我國文化，同時是全邊區人民的公共財產，損失了是無可補償的。今後，各級政府各級黨委、軍隊中各級首長，以及各工作團的負責同志，對於一切書籍及古物，如已分散均應和群衆商量，盡可能設法收集保存，還沒有分散者，務須有專人妥當保管，或就原地保存，或在必要與方便時集中在一定適當地方保管（如晉綏圖書館），當絕對不要任意毀壞或出賣，古廟古蹟亦必須注意保存。只要我們注意，同時向群衆宣傳解釋清楚，群衆是容易了解，而且也願意來參加適當地方集中保存和保護的，望我全黨全軍切實注意，並向群衆做解釋工作。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宣傳部
七月廿六日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三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整個羊山集戰役
我殲敵二萬三千餘人
活捉師長宋瑞珂以下大批高級將領

（新華社晉冀魯豫前線三十一日電）劉伯承將軍野戰司令部頃發表第五號公報，公佈七月二十八日在羊山集殲滅蔣軍六十六師主要戰果如下：俘獲師長宋瑞珂、參謀長郭開林、副參謀長王開石、一八五旅旅長涂煥陶、十三旅參謀長馮用之、十三旅參謀長龍叔平、五五三團團長羅玉勝、五五四團團長李瓚生等高級軍官以下九千二百二十八人，斃傷官兵五千人，擊落飛機兩架，繳獲野砲十二門、山砲十二門、迫擊砲十六門、各種小砲一百零二門、輕重機槍三百六十七挺、手提機槍一百五十八支、長短槍二千五百十六支，汽車三十五輛，電台七部，騾馬四百二十四。另在阻擊戰中斃傷俘蔣軍五十八及三師三千餘人，共殲敵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人。加上十六日羊山外圍殲滅一九九旅及十三旅三十八團六千二百二十四人，整個羊山之戰，共殲蔣軍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二人。

朔縣北榆林門倒惡霸地主
群衆審查整頓民兵
吸收僱貧農參加・加強自衛力量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二區北榆林村群衆，七月上旬鬥倒惡霸地主後，即要求政府發槍，組織起來，以防惡霸地主進行報復。工作團同志有鑒於此，當即召開貧僱農委員會討論這一問題，大家一致認爲要保衛土地、青苗、牲畜等果實，貧僱農必須組織起來，於是決定目前兩項工作：一、經過群衆審查民兵，吸收經過鬥爭考驗的貧僱農參加民兵，以加強群衆自衛力量；二、對群衆中因一時思想糊塗而包庇地主者，在群衆大會上進行批評教育。次日，在群衆大會上，群衆即首先揭露了給地主隱藏東西的人，有的人進行了反省，承認錯誤。接着，討論到整理民兵，小隊長首先提出：要群衆揭露過去的民兵，誰給地主老財有聯系，要誰不要誰？於是一個一個唸名字，由群衆審查，當唸到韓國青、杜二鳳等時，群衆都說：「行！好樣的」！一致通過了。但唸到杜二流定時，群衆則說：「不行！他是富農，和惡霸地主杜子茂有聯系。」群衆又審掉了韓二明中等幾個壞份子。當時楊糾三即插嘴說：「爲啥要王士成不要韓二明中？王士成不是地主王如科的本家嗎？」大家反駁道：「不一樣，王士成對王如科有宗仇，二明中和惡霸有關係。」經過群衆初步審查，先清洗出附殺異己份子與地主惡霸有聯系者五名，留下十五名。之後，貧僱農委員會號召參加民兵，當場即有李三女、楊四、唐占石、武瞞斗自動報名，並有群衆當面提出取得個人自願者數名。報名及選出之民兵共二十二名，連上原有的十五個民兵，共三十七名。貧僱農委員會當向群衆宣佈，這不是最後決定，還要據重審查。在委員會上，把卅七個民兵一一審查過，認爲韓久一、劉旺千、老一拐不適於參加民兵，勸其退出。王璧旺去年窩留過洪濤的好地主葉林，唐方太滑頭，都很猶豫。杜元孝他們拉過後腿、病；滿子家地主，再次參加鬥爭表現好，已經有些轉變，尚需繼續教育。卅七個民兵名單，又分別在貧僱農小組會上討論，去掉了張旺、唐方。經過反覆審查後，確定了三十三個民兵，（內有貧僱農成份二十六名，中農五名）。七月廿日，召開首次民兵會議，民兵選出兩個隊長和組長，並規定了民兵的任務：（一）保衛群衆的利益；（二）監視地主活動，防止其破壞活動；（三）注意調查與地主有聯系的人。在民兵作風上，大家認爲對待群衆要好，而且不要耍態度，對地主則要狠。會後群衆均自願拿出手榴彈等武器，交給民兵，以對付地主一切可能的報復，保衛土地果實。（蕭敏、介平、振聲）

綏蒙軍區
一級機關普遍超編制
領導上未貫徹精簡精神
對點驗工作也不夠積極主動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晉綏邊區北線點驗團，已於日前點綏蒙軍區一級點驗完畢，記者特往訪問，據該團負責人稱：綏蒙軍區思想上對精幹機關、充實連隊的精神貫徹不夠。表現在領導上面大腳小，機關後方或留守處過多，每團都有後方或留守處，家屬從利民一帶一直拖到興縣，除三十一個在家屬隊居住外，還有三十餘自起伙食，分散居住。劉紹堂機關管理處四個，而軍直某連只有大數不足，且有十六個老幼殘廢者。根據點驗團統計：集區一級黨政軍三單位，共超編制馬六十九匹，大車七輛，人員一百五十六名（後方和留守處尚未計算）。其次，對點驗的看法亦有偏差：單純依靠點驗團去點驗，沒有發動士兵群衆檢舉、也未將會隊的精神，形成對點驗應付的現象。點驗中，不是從團結精神，但是說：「出了差錯，沒法點驗。」並嘗與對點驗團「訴苦」，多要供給標準不夠，設如何精簡節約。如軍區政治部近分開前後方，前方僅十五人（連伙夫馬伕在內），後方等在內），但要成立一伙食單位，據該團意見：如和司令部合成一伙食，至少可節省五個事務人員，一個馱騾。而政治部某負責同志卻抓緊了供給標準上十一人一伙夫，廿人一獸馬的規定，而沒有更多的爲人民和黨去着想。最後點驗團負責人稱：由於人力、時間有限，不能深入分區和縣上點驗，希望該軍區所組織點驗團，深入點驗工作。至於超編制的人員牲口等，決定最遲於八月二十日以前由[illegible]理完畢。（滄海）

代縣西岸村
惡霸地主混入農會破壞土改
范瑜被扣即交群衆處理

（新華社雁門一日電）代縣西岸村惡霸地主范瑜，混入農會，繼續做破壞工作，政府已接受群衆要求予以扣押。去年土地改革工作同志離開後，他威嚇村主任范旺且、貧農范文中，說：「你們滾蛋罷了，分人家的東西，看誰民回來，饒得你們的腦袋！」他自己把農會上分給的七、八家貧農分下的三畝地權，一畝強霸的拿回他家去，今春村中自行向地主調劑良好地時，他又威嚇說：「看你們能洪穩幾天，還不出要吃血繩子續了哩。」另外在今年春耕時期，他又強霸了貧農侯狗、侯人爲四人二畝四分稻地，其中連貧苦抗屬范貴德去年新分下的四分稻地，也被他霸佔去。最近經群衆揭發，政府已按群衆要求將其扣押，並準備交回該村群衆處理。按范瑜父子都是惡霸，其父范如山曾當過偽村長二年多，他自己曾當過偽警察三年，詐勒索群衆，群衆怕之入骨。他曾將農民范林如女未遂，後又强姦了富農家姐姐，迫該女人和其丈夫走了口外。貧農智貴全，在敵人統治時，以販鹽爲糊口，被他敲詐了白洋五元，並被打了一個，他向貧農范如青借了一塊白洋不歸還，反拿上切刀嚇說：「誰要就是刀子的對頭。」貧農范順義，因向他要欠債，被他將門窗打碎。在去年解決該村與貧村的水利糾紛時，范瑜表面僞裝「積極」，領導上不深入群衆了解，把他當成「好人」，吸收在農會內。當時農會幹部受不了他，怕他，群衆也不敢揭破，他乃故即破壞土地改革及其他工作。（楊尚元、楊尚鎔）

祝魯西大捷
——新華社社論——

我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所部的人民解放軍，自六月三十日夜在魯西渡黃河南下以後，七月八日收復鄆城，殲滅敵曹福林部五十五師師部及所轄七十四旅、二十九旅，十日收復定陶，殲滅敵林滋部六十三師一五三旅，十二日至十四日在鉅野、金鄉間殲滅敵唐永良部三十二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一四一旅，敵陳頤鼎部七十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與三十二師之一三九旅同番號）、一四零旅（該旅第二次被殲），並殲一個團；二十二日在金鄉以北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一九九旅和一三旅一個團，二十八日收復金鄉以北羊山集，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師部及所屬一八五旅和十三旅另一個團。前後二十天中間，連戰皆捷，除較小戰果不計外，殲敵四個師部、九個半旅，俘斃敵據初步統計，達五萬八千餘人，俘虜中間，包括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七十師師長陳頤鼎、七十師副師長羅哲東、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等高級將領。全面愛國戰爭第二年第一個月中的這個偉大的勝利，是與今年一、二月華東人民解放軍在魯南和萊蕪戰役中殲敵四個師部十二個整旅的紀錄，及今年五、六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在中長路、吉梅路等處殲敵八萬的紀錄相媲美，進一步表明了我軍愈戰愈強和敵軍愈戰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軍在今後一年中爭取超過過去一年戰績的信心。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總動員令」。蔣介石在七月四日發出了他的「總動員令」之後，他的軍事形勢沒有任何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在整個七月份裏，除東北、晉察冀、陝甘寧等地的解放軍處於戰役間歇的休息整頓以外，祇有魯南、魯中、魯西、豫皖蘇邊區、隴海路北平漢路兩側，以及陝北等地的人民解放軍給了蔣軍以各種程度的打擊，尤以魯西大捷爲最。蔣介石下了「總動員令」，沒有挽救魯西的戰局。蔣介石七月十九日親自到開封去督戰，亦沒有挽救魯西的戰局。甚至在[illegible]代表團之到來而振奮」（美聯社[illegible]七日電），還是沒有挽救魯西的敗局。在這一切魔術表演之後，蔣介石嫡系的宋瑞珂部六十六師，還是跟在五十五師、三十二師、七十師後面，遭受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重點進攻」。蔣介石在去年十月的攻勢頂點以後，特別是在今年二月的萊蕪大殲以後，集積了八十多個旅的兵力於蘇魯戰場（包括蘇北），企圖迫我軍退到黃河以北，但是五月十五日孟良崮一戰，仍然殲滅了蔣介石的精銳七十四師。蔣介石在悲痛泣血之餘，即由自己直接指揮魯西作戰，用與進攻陝北大體相同的方法，把二十幾個旅堆在一起前進，企圖避免被我軍殲滅。這個笨拙的戰術，絲毫沒有替蔣介石造成什麼勝利，卻使他的兵力與空間的矛盾大大尖銳化了，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加強一處減弱十處。正是蔣介石的這個戰術，使魯西大捷和魯南魯中等地的勝利得以順利實現。蔣介石今後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放棄「重點進攻」，退而堅守，或是繼續「重點進攻」，使我軍在廣大戰場上自由集中，取得更多的魯西大捷。無論他選哪一條路，他的失敗都是不可挽救的。

（下轉第三版）

河曲樹兒梁村 口粮困難解决後

貧僱農趕鋤三遍糜穀

（河曲訊）二區樹兒梁村有些貧苦群衆在穀地鋤過頭遍後，口粮接濟不上，幹部便召開群衆會議，具體研究十二戶缺粮戶的狀況，決定勞力不足而家裏又有夏田的，可在家趕鋤和收割夏田，口粮暫由義倉粮補助；如無夏田勞力有剩餘能走開的，可到川底打短。張班漢組的六垧谷子巳鋤出，留下四垧糜子由中農張彥昌給鋤，回來結算工資。另有張二劉等五戶，情況也相同，可以出去打短。其餘張正身、單立虎等六戶給貸了三大斗黑豆和三十斤米，加上自己的夏田，口粮可以解決。據七月二十一日的檢查：全村貧僱農共種有谷子一百零二垧，現鋤出二遍的有八十三垧；糜子九十七垧鋤出二遍的有五十五垧（其中有七垧遲糜子，尚未鋤頭遍）；現正趕鋤三遍。並準備趕鋤淤草的谷地，因最近刮過大風，糜子被吹得深在地面，不斷旱，必須培上土。只有復員軍人單立虎種的兩垧糜子還未鋤頭遍，因他不會作務，又怕動彈，一天勞動半天，大家批評教育了他，又給他出了三升麥子，代僱了二個人幫他鋤完，並幫他訂了鋤谷計劃。到川底打短的人亦已返回，正給自己趕鋤中。（郭忠璞）

二分區若干地區在搶種期間

調劑口粮與領導生產脫節

（本報訊）據偏關、河曲、五寨通訊員報導：在解決口粮困難中，有些幹部對調劑粮食的目的不明確，以致在部份村子發生調劑口粮和組織生產脫節的偏向。偏關二區素稱窮困，土地多半為輪歇的沙質地，群衆生活很苦，政府今年已貸發各種粮款達六百大石細粮，但夏伏未到前，口粮又將吃盡，需要繼續幫助，但幹部在調劑粮食時，完全忽視了對生產的領導。如馬次梁自然村二十來戶貧僱農中，有十七戶因畜力牛料困難，得不到解決，大量荒地。貧農張仲世網口子種十來垧地，因無牛工，就荒了五垧。在遭到雹打水淹的村子，這種情形更嚴重。據四個行政村的調查，荒下的熟地達九百多垧。又如發盤、白坡等村，因搶口粮，誤了鋤耘的時間。在河曲六區紅崖節的幹部思想中，也把解決群衆口粮困難，看成是唯一的，而不管苦群衆家務，只問有無吃喝，不到問其生產情況，結果連緊急的鋤耘工作，也沒好好領導，使許多耘的很現，錯過了鋤耘的機會，以致沒捉苗的穀子將近一半。對具有副業生產條件的群衆，也沒有很好組織，如馬雙其、馬凡子家都能紡織，就沒有推動他們紡紡織，單憑借粮來解決困難。這種情況對部份群衆中形成了粮食浪費。如關水窰村潘來小今年曾貸了四石三斗粮食，但現在又說沒粮吃了。王牛漢三口人，去年打很五石多，今年貸給一石六斗，棉花五斤，後來貸給他一部份麥籽，給磨麵吃了，接着又借給他莜麥，又磨了麵。對這些現象，由於幹部既不進行教育，又不檢查他們的生產，群衆很不滿意，把紅崖節村公所叫做「供給處」。同時，在五寨二、三區調劑口粮中，充分顯示了幹部的盲目性，對群衆的實際需要沒有通盤的計劃，只是「走到那裏，就解決到那裏」，於是，村與村之間沒有進行合理的調劑，如這兩個區，共調劑出粮食四百七十九石，白洋二萬零五百元，如統一分配，可能解決全部貧苦農民的口粮困難；而相反的結果，如平川柴秦等村較富裕，困難少，調劑出的粮食也多，除分給大家分了粮食外，還買了一百五十餘匹布分來做了新衣服，而貧苦村莊則依然困難，群衆生產情緒因此大受影響。

嵐縣王家溝幹部會議

批評不領導生產的幹部

（嵐縣訊）一區王家溝行政村，個別幹部只顧自己生產，未領導群衆救荒工作。該村中除長趙拜登，本月十日分配他領導記王溝自然村，半月中只抽兩個晚上跑去趟，便召開了一下會，向群衆空口說：「現在天旱的又厲害了，大家要防旱，加緊鋤耕搶種。」不深入進行組織發動，具體幫助該村群衆解決困難，村長呂銀旺也把救荒工作丟在一邊，任其自流，推說：「天不下雨，只好等，甚也不能做，下了雨才能解決問題。」本月十九日，該村幹部擾節會上，群衆對這種不為群衆利益負責的自私行為，作了揭發，經檢討後，現正糾正中。（王存恕）

編後話

沒有口粮群衆不能生產；但有了口粮是不是就生產的好了，還是問題。從今天二分區的報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口粮不去具體組織領導，還是生產不好的。因此，不是解決了口粮，救荒的責任就完了，解決口粮，必需是為了生產，同時，群衆生產的困難，決不止口粮一項（當然口粮是主要困難），因此，在領導群衆生產的工作中，也就不止是解決口粮，應該在解決口粮同時，去解決其他勞力工具等困難。總之，解決群衆困難，一定要從組織生產出發，把群衆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取長補短，這才是緊急救荒的主要辦法。若是解決口粮和組織生產脫了節，實際上等於單純救濟，其結果，就會造成浪費，而加重了救荒的嚴重性。

臨縣檢查農村稅收

查出貪污份子多人

縣上通令各級政權及稅卡繼續認真檢查

（臨縣訊）臨縣在檢查農村稅收中，發現貪污現象嚴重，縣府已通令所屬嚴予清查。據稅務局接七區財政助理員任樹同志來信內稱：該區在檢查農村稅收時，發現劉家莊書記劉際興，將去年十二月到本年三月所收牲畜買賣稅一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元私人挪用至現在（七月底）；又樊家山書記馬國圖將四月份收的牲畜買賣稅九萬七千一百元也私人用了，直至這次清理才發現。現七區區公所已將劉際興罰金五十六萬元，馬國圖罰金十六萬元。又據稅卡卡長李長厚同志來信：高家塌村書記高有林，貪污牲畜稅九萬元（樊家山樊孝連買驢一頭，交畜稅五萬元給村長高登有，村長交給高有林後未再檢查，高未給稅票即將五萬元畜稅貪污），此次檢查出後已交八區區公所法辦。臨縣領導上發現這些問題後，已通令各區、村政權及各稅卡繼續認真檢查，決不容許人民交納之國稅被貪污份子竊取，並明確規定各稅卡有權檢查附近村公所之稅簿及查驗牲畜，以杜絕貪污漏稅。又指出現牲畜交易大都在農村，各稅收人員應配合村政權帶上稅簿，深入鄉村去補徵畜稅，這樣既對群衆便利，又可查出貪污。（王健）

寧武謝家坪行政村

幹部挪用公粮現象嚴重

（寧武訊）四區謝家坪行政村十九個幹部，歷年來帳目及手續紊亂，私自挪用公粮達三千六百餘斤，其中大部為翻溝舊主任代表鄭天平（富農成份）欠一千餘斤，大玉皇現任主任代表王銀貴欠七百餘斤，農會秘書陳荀毛拴欠四百餘斤，其餘幹部幾十幾百斤不等。全村舊欠公粮共五千餘斤，幹部挪用佔了大半；個別幹部除挪用已收的以外，還把地主欠的也挪入自己腰包，如農會秘書陳荀毛拴，去年就將大玉皇地主孫有才欠的八十斤公粮，折算成地一垧，自己種上，把地主拖欠的公粮挪到自己名下，最近知道要清理舊欠公粮，才趕忙把地退給孫有才，叫孫有才出了欠公粮。現區上鑒於這種情況，已決定清理。（孫效先）

臨縣張家塌群衆

捕捉鴿子保護莊稼

（臨縣訊）七區張家塌地主富農養鴿甚多，對群衆莊禾為害很大。地主趙延年等多年來養着許多鴿子，每天吃飽飛回，他們就給喂上石灰水，使出吐，一年能得好幾石粮食。[illegible]鴿子吃的是我的地[illegible]（九人）[illegible]余滄毛口鍁，麻油燈，把地主趙雙娃、富農趙有年等家數百隻鴿子全部捉完（趙延年的鴿子已被賣與狼吃光）。（郭璠）

隰縣大寧部份地區

瘟疫流行死亡很大

希衛生機關急速前往救治

（九分區訊）隰縣、大寧部份區村發現瘟疫，染病和死亡率驚人。隰二區黃崙塔及史家塌兩行政村五、六兩日內即死亡三十一人，南崙一個小村現害病者尚有二十餘人，該村有一家十一口，一月即死亡十口。大寧二區（新區）趙莊村病倒四十餘人中，三、四天內已死亡十四人，據村莊死亡的五十餘人中，小孩佔三分之二。得病者開始感覺頭痛，腹痛，渾身發燒，吐黃水，下瀉，一兩日或五、六日內即死亡，因此群衆極為恐慌，急待衛生機關迅速前往醫療。（肇寬、高仰成、劉德勝、王忠）

一面假裝「開明」一面「空室清野」

地主徐啓業耍陰謀被揭破

（五寨訊）東秀莊行政村所屬羊可莊地主徐啓業在川「空舍清野」抗拒清算的陰謀失敗了。五月初工作團到達該村後，徐啓業便假裝「開明」說：「土地改革是社會的潮流，我的一切財產都是剝削群衆的，現在都要交還群衆」；來麻痺群衆，一面却在暗裏實行「空舍清野」，把所有的粮食衣物傢具揣數埋藏，並搬歸幾家鄰居給他寄存財物，當群衆發現這一詭計時，引起極大憤慨。經農會討論揭發後，還受騙的田二娃也說出他給地主保存着衣物數包及零星傢具多件，並說出地主無恥的向他暗示要把孫女子許配與他。徐四也說出替地主保存穀麵小米等食粮。農會馬上號召人一一取出，計有損食衣物傢具等甚多，佛錐子小釘子都埋起來，還有一塊已經和起的白麵臨時鍋不及吃也埋了。群衆聽此情況，更加憤慨，都說：「好狗日的個地主心腸，一針一綫也不想拿出來，還鬼說他是什麼看得開明的人。」現在農會已將其牲畜、金銀、衣物、糧食、傢具、農具、契約等全部財產，完全登記封存，聽候清算處理。（周）

嵐縣新民村婦女兒童

抽暇採集山貨

（嵐縣訊）五區新民行政村，除發動男勞動力加緊搶鋤秋苗之外，大量發動婦女兒童到山坡採集山貨。經三天深入貧苦家庭初步發動，已有婦女兒童四十多個人行動起來。大臨拔主任趙凡林，深山塌主任李六金，新民村主任趙長泉領導自己的老婆及同在村中的婦女兒童，到荷野坪山，已打回山穀籽三石，生菜七百斤，現幹部還在普遍繼續發動。（新民村通訊小組）

嵐城關實行技術送上門

七個貧婦學會織布

（嵐縣訊）嵐城關初步地進行發展土機，實現技術送上門的方針。根據當地情況，採用了下列兩種辦法：對於離不開家的貧苦婦女，到她家去教；附近二、三里能離開家的，就跑來學習。如雨濟渠，薛城一肚的貧苦婦女白拌女，每天做自己一早跑來，有時帶乾糧，有時回家去吃飯，天黑才回去，開始教了七個婦女，自己紡下線的，給自己捻上織；沒紡下的，由貸局供給，織下布除本分紅，紡的人自捻線，織出樣子，叫學的人照樣織，一邊織一邊教。現已進行達一月餘，其中四個跑來學的婦女，已織出十九丈一尺布，除還貸局本以外，還下四丈八尺四寸，按每人織的多寡分紅。最貧苦的婦女白拌女分得最多，分了二丈一尺五寸，她原先與她婦搶過的穿一條單褲子，現在她自己已有條新褲了。貧苦婦女們見了都非常羨慕，說：「那才好呢，技術學會了，布也分上了，衣也能穿了，咱也要學。」（周發山、王志忠、李福寶）

興縣四區任家坡

修水渠搶救莊稼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興修水渠，搶救坪地莊稼。該村坪地穀子黍麵，過兩鋤，因久伏沒下雨（此稿係雨前消息），苗子快要晒死，村幹部就和群衆開會研究，大家提出，村裏有股好水，可以修渠澆地，估計有一十三家的坪地都能上水。於是就組織兩個修渠組，選出農會秘書白紅油，主任高萬綠領導，劉德林、康雙作妝備木槽，共臉二十五個勞動力分工修水扎堰，三天工夫就修好兩道水渠，能澆五十四垧坪地。高萬綠親自去動員貧農劉倚武等兩家參加，他們三垧坪地都澆上了。此外，還召開婦女會，發動大家積極的找野菜，注意節約。（劉海支、高榮林）

祝魯西大捷

——上接第一版——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黃河詭謀。蔣介石及其美國合作者，爲甚麼毀信棄義，不顧歷次協議與黃河故道下游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於今年三月强令花園口合龍？這個毒計的目的，現在是完全明白了，蔣介石的目的，就是利用黃河的滔滔之水，作爲他的所謂「四十萬大軍」，阻止晉冀魯豫區我軍收復失地，並將山東我區逐於黃河以北。同時破壞解放區人民的復堤工作，以便造成泛濫，使沿河解放區軍民無立足地。現在劉鄧大軍南渡了，蔣介石淹黃河以南的陰謀又被粉碎。但是正因爲這樣，蔣介石就更加緊了他的破壞黃河河堤的卑鄙兇惡計劃。據報，蔣介石正在準備決堤，企圖以對付日本人的辦法對付中國同胞。解放區人民和中外一切正義人士，必須嚴重警惕，採取步驟，擊破蔣介石及其合作者之新的毒計。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無恥造謠。蔣介石的謠言現在主要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宣佈自己的失敗爲勝利，一類是宣佈對方的勝利是由於「外援」。蔣介石發言人的「本領」，就在於他們的話可以連一點影子都不要，而且照例不顧下文，儘管每一次都被事實駁倒，他們還是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因此你儘可以教會一隻狗不吃屎，你卻休想教會蔣介石的發言人不造謠，謠言已經長在他們的身體變爲中間，就如取之父母的生理元素一般了。七月十六日，中央社宣佈說：「犯鉅野南羊山集之共匪與北上竄軍展開激戰，十六日下午，終將共匪五個縱隊完全擊潰，爲空前大捷。由於此次戰役，魯西北共匪途開始總崩潰。」該社二十六日電更說：「金鄉鉅野羊山集一帶之共匪殘部，已偷渡黃河北逃。」請看呀！這就是中央社蕭同茲、李惟果、陳誠和蔣介石自己的無窮勝利宣傳的日常標本，但是用什麼來收場呢？在東北，儘管蔣管區的美國記者們以親身經驗一致揭發了蔣介石所捏造的「蘇聯援助」和「韓共參戰」的山海經，又儘管陳誠準備的四平參觀臨時改變計劃不許中外記者前往，但是他的謊言還可以有一小部份市場，並得到一小部份美國反動派的顧主；這是因爲：第一，蔣介石就像那個鐵肺人一樣，一呼一吸，都得依賴外援的，這種標榜的奴性，就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能力的不信任，就使得有些神志不清的中外人士，居然以爲解放軍所繳獲得來的美國武器竟是蘇聯出品，居然以爲長久沒有經歷過戰爭的蘇聯人，反比長久生活於戰爭的中國人更會打仗。第二，東北離上海南京很遠，而離蘇聯朝鮮很近，便利於謠言製造者的散佈。但是魯西呢？離上海南京很近，離蘇聯朝鮮那樣遠，而此次魯西勝利，則與東北五六月間的勝利同樣，又驚人，請問蔣介石的鐵肺工人及其美國顧主們，又該作何解釋呢？沒有解釋！蔣介石的策略，只有跟原來一樣：沉默！

從積極方面來說，魯西大捷對於今後解放區自衛戰爭的意義，自然是極其重大的。魯西的勝利，爲攻堅戰樹立了光榮的範例，並斷塊了南線反攻的偉大遠景。戰爭正在發展，關於這個發展的前途，我們最好是讓將來的事變本身來說明它自己。

晉冀魯豫邊府發表聲明

斥蔣賊水淹戰術陰謀

抗議聯總片面撤退堤區人員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頃發表爲蔣賊狂炸黃堤陰謀決口及聯總令撤堤區人員事件之聲明，略稱：蔣介石蓄徒最近關於黃河復堤問題的一切叫囂，其意不僅在欺騙中外，企圖掩蓋其過去之罪行，更重要的，是爲了今後施行水淹戰術、潰決河堤，殺黃河下游人民做文章，打掩護。一向以[illegible]人民以[illegible]爲黃土的反動派，忽然高喊「顧念千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實無論如何是不會使人置信的。誰不知道：九年前黃河決口，使豫蘇皖七百萬「良善同胞」一[illegible]失田園[illegible]遭[illegible]頂或澤沼者是蔣介石！一年半以來，黃河歸故陰謀中，協議隨訂隨撕，只顧堵口，不管復堤，使冀魯豫區一百三十七村數萬人民不及遷避而被浩劫者是蔣介石！去歲一月十三日停戰時，東明以下黃河原爲我冀魯豫解放區之內河，沿岸數百萬人民艱苦復堤，防汛備至，而以大軍進攻摧毀「魯豫數百萬同胞之生存及安寧秩序」者，也是蔣介石！

今年桃汛期間，我冀魯豫區及冀南區動員三十萬民工，積極復堤修險，竟遭美製飛機與隔河之美裝蔣軍轟炸和掃射，死傷纍纍，物資損失慘重，堤壩屢修屢毀，幾被迫停止進行。我們無數次抗議無效，繼即派代表奔走京滬，企圖說服聯總來參加並保證執行協議的聯總，但無論經過何種商談，聯總作過什麼的協議，以及獨夫賣國賊有過什麼樣的表示，而實際以蔣軍轟炸掃射復堤員工不僅一天未停，且逐日有加無已。邊區軍民痛苦備嘗，爲免大禍，別無他圖，只有給肇禍者以打擊來自衛，以避免大汛潰決的隱憂。我們希望國內外和平民主人士，予以公道的評判和正義的同情，我們要求全國父老同胞給以有力支援，制止賣國賊水淹解放區陰謀，拯救沿河七百萬人民的滔天災難。

同時我們正告聯總國民黨政府：你們以運物資百分之九十七給了國民黨政府，實際幫助了蔣介石打內戰。你們在黃河歸故問題上，違反協議，片面的積極的以大量物資人力協助蔣堵口，給了下游以重大的災難，應對沿河七百萬人民的災難負責任。在最近一小撮國民黨反動派[illegible]黃河之後，你們公然下令撤退僅有的幾位駐黃河兩岸堤區之人員，惟國民黨反動派之意旨是從，無異片面聲援蔣介石。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要求你們回到解放區的黃河堤岸邊來，挽救一下聯總在過去長期的所造成的惡果。你們的不公不平，民衆的反動派所給予的，在解放區軍民力量所及的範圍內，能夠保障你們的安全。

本區廣大人民正在溽暑炎熱之下，奮勇復堤修險，聯總機構的責任，應該按照原來協定，迅給解放區復堤以撥給的工程工款和其他治河與救濟河身居民之物資。本區政府與人民從來沒有忽視聯總個別人員對我們的友誼同情，但就整個聯總政策來說，我們是不能諒解的，特別對你們最近撤退堤區人員之措置，深爲遺憾。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萊蕪以東

我擊落蔣機一架

（新華社華東前線三十日電）美造蔣轟炸機一架，於二十四日飛至萊蕪以東地區肆虐，當爲解放軍擊落於魯村北二十里之松仙嶺，墜地焚毀。

黃河北岸

六百里大堤完工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一日電）黃河北岸自長垣大車集至濮陽（新設縣，包括濮河、禹城（一兩縣各一部）水牛、祖莊長達六百餘里大堤，已於廿二日先後完工。此次動員力量之大，規模之宏，進行之迅速，實屬空前。麥收後，除沿河各縣外，非沿河縣僅陽穀、茌平、博平、聊城等四縣，趕往搶修的農民即達八萬人。壽張縣因動工較遲，全縣卅萬農民總動員搶修。在修堤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各縣農民自動獻石、獻船、獻磚、獻工、陽谷縣即獻石一萬五千方（每方五千斤）超過預訂計劃三倍；該縣中山莊等村並獻船四百多艘，組成船運大隊，每船可頂三輛大車，節省運費三千六百餘萬元。莘縣農民獻出六百方土的工資糧，聊城獻工資米三十四萬一千一百餘斤。在救人自救之下，每個農民都發揮高度的積極性，聊城農民高法成、高風和、高鳳群三人，一天築土四十二方（每人合十四方），而按一般估計，每工只能築土一方多）。在大批復堤英雄中，並出現許多婦女英雄，濮陽五區婦會主任劉世榮推土比男人還多，她說：「要不好好修，叫分到人的八畝地沒見糧食，再被蔣介石發來的黃水淹了，豈不白翻了身了？」翻了身無靠，用原分配她幫助伙房，但她非上堤推土不行。曾二次被選爲修堤模範。村的長垣八區余家集村，六月十二日蔣軍特務至該村殺傷積極修堤之村民三十餘人，威嚇他們不許再去修堤，此次搶修中，該村全體青壯年反更加緊張參加，不少人身着孝服，他們說：「修堤爲了救自己，也等於打老蔣，替親人報仇。」該村農民在八天中，推土總四百二十七公方。在這種熱情下，各縣均提前完成任務，一修防線的長垣濮陽等縣，四天完成了十天的工程，四修防線十天完成了八十六萬方土。

（新華社山東二十八日電）渤海區齊東章（邱）堤（一城）兩縣人民，均組織河防隊，保護黃河大堤。十三日，蔣賊向章邱三區黃河南岸胡家岸一帶進攻，當被該縣河防隊擊退。齊東河防隊，於十二日夜捕獲過河偵察之蔣記特務四名。

華東我某部壯大三倍

裝備大部換爲美械符合近代戰軍需要

一年來自衛戰鍛鍊

（新華社華東前線廿一日電）華東解放軍經過一年來愛國自衛戰爭的鍛鍊，空前發展壯大。以某部爲例，已較前壯大了三倍，裝備已大部換爲美械。該部曾轉戰各地，參加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等九次大戰役，總計殲滅蔣軍官兵一萬五千七百餘名，生俘蔣軍中將李仙洲、馬勵武以下官兵二萬四千八百九十名，繳獲各種砲及火箭筒等即有五百五十九門，各式機槍二千九百四十二挺。該部重武器和自動火器的數量，已完全符合近代戰軍需要，戰鬥力、戰術技術等均有顯著提高。該部指戰員因戰功卓著，被選爲人民功臣者達五千四百二十九名。

在華外國人日益認識

中國經濟由四大家族所壟斷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在中國的外國人，日益認識中國經濟是由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壟斷。合衆社二十六日南京電報導：「行政院宣佈已下令四個國家銀行的總行年底自南京遷回上海，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大部份爲孔宋蔣陳家族所控制」。該社同日上海電稱：上海[illegible]已在大談[illegible]中國「受四大家族」[illegible]的家族（孔宋蔣陳）[illegible]市場的「新一」，並要求這些家族不放在美國的存款，以調整這些家族與美國商人之間的關係。

美帝養虎招患政策

——國際一週——

過去一週，美國帝國主義者積極扶植日本法西斯勢力復活以便把德日兩國變成美國對世界進行侵略與擴張的中心基地之陰謀，是越來越表面化和具體化了。

本月十六日，美國單獨決定邀請蘇英法中加等十一國於八月十九日在美舉行對日和會，以討論和擬訂對日和約問題。美國此舉，違反了波茨坦會議等歷次國際會議的協議，拋棄了外長會議首先討論的程序，目的顯然在於根本拋開蘇聯國際協定所確定的四強一致協議的原則，而圖對日本實行獨佔，藉便扶植其作爲遠東侵略的鷹犬。而麥克阿瑟管制日本兩年來的作爲，尤爲明顯。日本大批戰犯迄未懲辦，天皇制下的金融寡頭與封建地主的統治依舊騎在日本人民頭上，尤其是最近美國竟予日本財閥大量貸款，鼓勵其輸出，並且決定開放日本貿易，草擬恢復日本經濟計劃，放縱日本軍人往南極「捕鯨」，主張日本工業應保留一九三零至三四年水準等等，致使日本反動份子氣焰日盛，竟已忘記戰敗國的地位，而敢於大肆叫囂「佔有千島群島」，要在滿洲、朝鮮、台灣、琉球舉行「公民投票」了。

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會，蘇聯已於二十三日提出照會，嚴正拒絕，並提出在未召開對日和約會議前，必須先舉行四外長會議。英、紐（西蘭）、澳大利亞都託詞要求延期開會。英國之不滿美國扶植日本及考慮日本再起的威脅，早已顯露，美英間這一矛盾將日益表面化。在抗日戰爭中貢獻最大犧牲最重的中國人民，不僅堅決反對美國的這一養虎招患政策，而且不允許日本再被武裝起來侵略我們。我們主張對日和約會議的召開，必須依照波茨坦國際協定所確定的四國外長會議首先一致協議的基本原則，同時賣國獨裁內戰的蔣介石政府的代表，是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的，只有中國人民真正代表參與所草擬的對日和約，才能承認他的有效與合法性。

至於美國扶助德國作爲其侵略歐洲的中心基地（亦是馬歇爾計劃的關鍵）之野心，亦從美國一系列的行動中表現出來。馬歇爾最近給德境美司令官克萊的指令中，指出要使西部德國的經濟力「有能力幫助全歐的經濟復興」。商務部長哈立曼更說：「魯爾是歐洲復興的關鍵」。同時，前副國務卿艾契生亦宣稱：「德國生產未復興，歐洲即無復興可言」。最近的所謂「馬歇爾計劃」，亦即以復興德國爲關鍵，美國[illegible]德國的[illegible]，[illegible]歐洲的疑懼，增加了英法等國的憂慮與恐懼，加上美國的金元並不像想像那樣慷慨，「美國沒有那麼多的錢與物資來幫助歐洲」（艾契生），「馬歇爾的計劃不是使美國在國外增加開支」（塔虎脫），「美國錢只是有底的」（美聯社），現在英法對馬歇爾計劃已頗感恐懼和不安，英法美避總在魯爾問題上的鬥爭，正繼續展開，[illegible]未能如期於上週舉行，這是馬歇爾計劃在推行中的一個不吉的徵兆。

本月十八日的紐約時報，將重建德國與召開對日和會，描寫爲杜魯門馬歇爾新外交政策的兩大重要步驟，並且說明了它反動的企圖即是以反蘇與孤立蘇聯爲幌子，來撕毀國際協定直至破壞聯合國，以組織扶植德日進行擴張的目的。美國這一侵略陰謀，已經遭到一定要失敗，因爲他不僅將受到愛好和平國家人民的反對，而且更要加深美英法間的矛盾，事件的發展，將會證明走向孤立的不是別人，而恰恰是美帝國主義自己。

（七月廿三日——廿九日）

尋韓才任

[illegible]

尋雷振

[illegible]

尋趙海

[illegible]

掩護轉移

于澤堂　生本

七月四日，我軍在孝義創全殲徐寨「勾子」二一六團大捷後，偽劉從營中各縣拼湊了五個師的兵力，從五日上午開始，孤注一擲地向我反撲。此時，我守在上寶完掩護我大軍轉移的某部某某營，與進犯敵六個團對戰了六七小時後，開始後撤。

當時，我某連陣地設後面，掩護着全連同志撤退的，只有三班副楊永林同志等幾個人了。敵人露出猖狂兇相來，妄想在突進中追上我大隊。楊永林同志老練沉着地端起機槍，一次又一次的給冒險突進的敵人以迎頭痛擊，於是敵人在慘叫聲中爬倒了！不一刻前面同志已逐漸進入了有利陣地。

但兇惡的敵人仍拼死前進着，於是楊永林同志又迅速地利用七埂架起機槍，「歪把子」「噠噠噠」的怒叫着，小戰士張二小同志投出的二顆手榴彈，也落在冒死突進的敵陣中，「轟轟」猛炸！頃刻間，冒股敵人便都躺在地上再不敢動彈！楊永林同志伸起腰來探射着更遠的敵人！！

突然，側翼之敵打過來一梭子機槍彈，小戰士張二小同志「呀！」的一聲躺倒了！楊永林同志的脖頸上和腿上也流出了一股鮮血！沒負傷的新戰士曹昇有些着急了，趕緊向他副班長請問：「怎辦哩？」楊永林同志鎮定着說：「你拿上機槍，快走吧！」曹昇曉得快滾下淚道：「我揹上你吧？」楊永林同志咬緊牙關掙着手說：「我自己慢慢下吧！看敵人！你快……」緊急與沉痛中，曹昇以為副班長真的自己慢慢下來呀，他提起「歪把子」跑下去啦，但不一刻，等敵人上來後，楊永林同志就壯烈犧牲了！

楊永林同志是去夏折縣白子山戰鬥中的解放戰士。遠在五六年前，他就被胡匪軍從老家川（四川）北綁了出來，無可奈何地叫胡匪軍踐踏打了兩三年，又被[illegible]開了小差。但又被[illegible]抓住當了「勾子」。解放後，他體會到解放軍官兵一致和同志的團結友愛的革命熱愛，又在駐地看到實行土地改革，幫助貧苦窮棄翻身的事實，他曾多次衷心感動地說：「解放軍真是咱們窮人的軍隊呀！」每次戰鬥他都英勇當先，汾孝戰役中被選為團門英雄，在連隊的團結友愛互助中，他又是「模範工作者」。

杜命有不是傻瓜

王哲民

杜命有是個老實厚道的莊稼漢，因生活所迫，沒有心腸多說話，更談不到和別人打趣，加以人又窮，穿的衣裳爛，看去很笨，因此，衆人都說他是個傻瓜，村上的一切活動把他都打到村外。去年組織農會，他自動去參加，被大家拒絕了：「你快受去吧！你還能做啥事呢？」命有子面紅耳赤，無精打彩的離開會場，自言自語道：「咱們人窮了，誰也不當咱們個人！」

這次土地改革中，重新整理農會，他從別人的談話中，知道這次和過去不一樣了，在整點人數時，不知他什麼時候就來了！驗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裏，一言不發，當大家發現他時，每個人都用譏笑態度望着他：「命有子你也來了！」他很為難，黑黝黝的臉上漲的通紅，結結巴巴的說！「我……我……有苦呢？」急燥出滿頭大汗；命有子從此就參加了農會，開始說話了。杜命有是遭過繼父，又遭了後娘的孩子，到二十五歲，才熬煉的拉扯過個女人。但惡心的父親隨即一硬子又將命有子趕出家門。

從此命有子兩口子，就成了一對無家可歸的可憐人了，到處流浪，[illegible]一連攬了十年長工，年年剛能攬過自己的肚皮。他常穿的一件[illegible]褲，冬天[illegible]，夏天[illegible]是他的寶貝！[illegible]地主[illegible]，吊打的命有子[illegible]上做，又餓上肚子到場[illegible]賣受去了。命有子膽子很小，又怕趙全告訴他那黑心的父親，只好抑住眼淚，懷着仇恨，規規矩矩的死受。當他受了氣的時候，在沒人或人少的地方，常發兇道：「人窮帽子低，誰也想來欺一欺。」就這樣自己安慰自己，隨算消了怕氣。

命有子因攬工不能為生，又代替了腳，每日指一百一十斤大炭，到三十里以外去賣，賺的腿僵脊背腫……

命有子覺悟了，他在稠人廣衆面前吐了苦水，第一個和地主撕破臉做了無情的鬥爭，他很高興的逢人就說：「不是這次土地改革，我命有子再犁子也嚥不過氣來，多年的冤仇都塞到肚裏，那有我說話的地方呢了！」在鬥爭地主趙全時，他怒火燃不住自己的雙手，毆打的[illegible]道：「還老傢伙，你個忘了嗎？還要不是給你打場鋤打不靈呢？了」命有子訴了苦，伸了冤，成了個敢說敢為的人。事實證明他並不是傻瓜。

指導員准我幾天假吧

[illegible]

工房裏，大家都在愉快的工作着，只有閻發有一個人愁眉不展，劉組長看到這情形，就很快的反映給指導員，當指導員去找他談話時，他只說了一句：「准我幾天假回家和地主[illegible]算賬去！」就嗚咽的哭了。

原來閻發有的父親昨天來到隊裏，他父親的來，引起了他多年的新仇舊恨，他回憶的訴說：

我家住靜樂村楊村，家裏很窮，從小就給人家地主放羊，到十七歲，人家再也過不下那非人的生活，就自動參加了工廠。

民國三十二年，靜樂遭年成，縣閻[illegible]春的偷[illegible]，把我一家害的[illegible]就把全家[illegible]，[illegible]長出地主[illegible]，[illegible]我大，把[illegible]住[illegible]的紅[illegible]，十幾個村的[illegible]到[illegible]，打死了[illegible]，只好承認下親[illegible]，忍耐不住[illegible]，從[illegible]拉住我的藥吧，不[illegible]病操一[illegible]來了，她拉住我的手說：「[illegible]」，以後記着給媽報仇！」常時我心裏不會說話[illegible]一。但我從不敢向誰說然慎不過，幹部們都是人

家有錢的，咱們不過人家，向隊的首長說吧，又怕人家不管，所以只好把氣嚥到肚裏。去年春天，我家裏沒吃的，我村裏的幹部，閻長鼓全說：「你兒在李方工廠能賺錢，不優待。」後來過了幾天，也不知怎搞的，說全又說：「上級的命令，在後方的優待小米，在前方的是黑豆吧。」你家就領上一斗黑豆吧。」我爹沒法，只好忍氣吞聲領了一斗黑豆。前幾天我父親來啦，他是在家裏沒法生活，出來討吃的，幸虧路上碰着了咱們的纏輪隊，這樣就來了咱這。現在我們村裏還沒有進行撤底的清算，地主還有勢力，所以我要請假回家和地主惡霸算賬去！

當指導員給他解釋：目前工作緊張，不能離開，同時有啥意見可向政府提出來，他想了想，覺得對的說：「我們有個咱們政府的領導，只要把地主惡霸的威風打掉，能給我出這口氣就行啦。」

× × ×

偷瓜

寇燐

六月裏，西瓜已快熟了，要吃西瓜的地主翟某，叫長工到別人地裏去摘瓜。長工不肯道：「你僱下我當長工，又沒僱我當賊偷。」地主說：「我出錢僱你，你就得聽我的話，叫你去捉賊，你就不能去捉鬼。……你若不去，借我的糧食趕快拿來還我！」長工，因借了地主一點糧食沒法還，只好「革命」去偷瓜了。誰知運氣不好，剛一走進瓜田就碰着種瓜主人，嚇得他飛快的跑了回來，毛口袋也丟了。地主一見，心裏大大的不高興，便叫着長工賠了口袋。

時事漫談

「總動員」挽救不了總崩潰

效農

蔣賊爲了挽救總崩潰，來了個「要命、要錢、要糧與恐怖鎮壓」的「總動員令」（七月四日），現在一個月了，蔣賊做得怎麼樣了？

蔣賊「總動員」，原是想藉此鼓起他的軍隊日益衰落的戰志，妄想挽回軍事上的頹勢。蔣賊曾派出什麼「督戰團」，分到各個內戰前綫，監視與督促士兵「為他送死」。然而日益不利的戰局，豈是「打氣」所能挽回的了？劉伯承將軍大軍渡河南下以來，一個月中，已經消滅了蔣軍四個師部、九個半旅，共五萬八千多人。蔣軍東面對着蔣賊二十幾個旅的「重點進攻」，然而神出鬼沒，靈活機動，已逐漸取得主動，不僅在敵後縱橫魯南及津浦一綫，而且在正面英勇阻擊，一個多月來已殲敵一萬一千多人。敵人攻勢，眼看就要完蛋了。比起其他在陝北，胡賊，敵人也都換了打。比起一個月前，蔣賊所面對的軍事形勢是更加不利了。於是蔣賊親自坐了飛機（七月十九日），到黃河堤岸上低飛視察。慘敗之餘，這個兇殘的劊子手，決心採用水淹戰術了。蔣介石這個陰謀，一定要如同過去的一切陰謀一樣，為人民所粉碎。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洋爸爸魏德邁來中國了。這一下，蔣介石以為可以「絕路逢生」，連忙把自己的好戰走狗調來京聽訓，連忙重新訂「學習中共的作戰計劃」，連忙趕造反共的諸言報告；同時，合衆社、蔣介石[illegible]美國[illegible]，說什麼「改變過去戰術」、「提高軍事質量」，「一個大改府」……等等。蔣介石除了哀求洋爸爸救命，正準備進一步對中國主權來個大拍賣；而美帝國主義為了完全控制中國，也正準備以完全殖民地化中國的條件來採取蔣介石的走狗。魏德邁過去也是，又要去台灣、四川、東北、台北、成都等地給美國作軍事基地一項計劃有關係了。

然而蔣介石這個已經害了第三期梅毒的小朝廷，並不是美國的援助所可「妙手回春」的。試想：當去年美國訓練了軍隊，又選了什麼軍事，而人民力量又容許他今天已經過了個[illegible]，就「回春」起來了？原本是「事出有因」的。

蔣介石又在七月二十七日開了個「田糧會議」，親自出馬，向出席的蔣記省主席們說，向人民勒索糧食，供應其反革命內戰，是他們今後「中心工作」之一。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露出了苦相，哀鳴：「我們如不繼續為生存而奮鬥，則唯有死亡」，要代表地主的各省記者參議會議長懷恨出賣。這個會議的召開，是蔣「總動員令」後蔣管區人民災難更加深的步驟號之一，最近蔣記行政院長[illegible]會的備忘錄，說過去[illegible]只夠內戰「軍半數」，這還不算，蔣賊正訂出所謂「建國特捐」[illegible]老百姓勒索金錢，所謂[illegible]是確定要徵收的了。至於[illegible]在總動員之後不久就實行了[illegible]說還要「尊重大戶」，[illegible]的方法是「中飽」[illegible]中國最大的財閥蔣、宋、孔、陳[illegible]「徵收」，[illegible]下「四大家族」仍然是一毛不拔[illegible]迫人民在頭上刮油，[illegible]一員孔祥熙說他自己[illegible]美國同英國的外匯存款[illegible]聯社），[illegible]地說明[illegible]的寄生蟲吸血鬼！

「總動員令」說明了蔣賊決心瘋狂地內戰到底，也說明了他的[illegible]日落西山，氣息奄奄[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國人民的苦難，[illegible]切全國的[illegible]起全民族的[illegible]下的團結[illegible]其結果，將是蔣介石統治的[illegible]

「還要看看咱們的新社會哩！」

王昌發

「你給我寫上不打垮反動派不回家……」告訴我，我在[illegible]五六十歲的史樹春同志，四月三日接到十年來第一次的家信後，用很堅決的口吻要我這樣的給他寫回信。

我看了家裏給他的信，大意說：「年老了，你老了，可以回家休息啦。」他離家時老路死了，有人給他談，從未有與家裏的通信，他沒有寄給他。現在叫他回家，他這次的家信，是說十年來……

同鄉人回家告訴家裏的人，才知他在四裏。

史樹春同志是河北[illegible]人，三八年入伍以來，就在我們工廠，一貫的活潑愉快，工作積極，在河西時擔任[illegible]唱戲，他都和青年們一道參加。

四五年五月會被選為勞動模範，他對革命事業有高度的熱忱、信念，他常說：「別看我老了，也還不在青年們的後頭。」和他們比賽，也不比他們遜色，還得要看一看蔣介石的垮台，看咱們的新社會哩。」